

“有德的美国”：民主如何结局？

——读瑞恩：《有德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帝国的诉求》

张 源

2008年西藏事件发生之后，法国友人安托万·唐善曾致信《跨文化对话》杂志阐述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立场，认为法国之所以有今天这样“愚蠢”的举动，美国难辞其咎：

“我们必须区分两类民主，即城邦民主（顾及他人自由的有限自由）和个人民主，后者是经美国人改造后的民主概念。在这个概念里，‘自我’享有特权。1968年，这种广为流传的观点侵入到了法国，从此渐渐取代了法国本有的民主观。……危险的‘美国式生活方式’颠覆了这种人文主义民主的传统”。

“西方文明的美国方式（和我们的文明不全一样）以普适性的名义宣称要输出自由，要捍卫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去行为的权利。……正如一百五十年前托克维尔所觉察到的那样，美国模式已把民主引向坏的方向发展，即把‘议会民主’改造为‘个人民主’。这隐含了一个危险的理念，即什么是自由的问题。应该去读读法国大革命时期对自由的定义：自由要以能够保证不侵害别人的自由为限度。人们的平等不是事实上的平等，而只是权利的平等。这必须在尊重别人的自由和对人博爱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因而有所限制。而美国对自由的定义可能导致更糟糕的伦理道德的倒退，因为它仅指向最强者的自由”。¹

这两段文字非常有趣：作者认为法国承继了“人文主义民主的传统”，而美国则“颠覆”了这一“传统”。看到一个信奉“大革命”时期政治理念的法国人表示自己乃是站在“传统”一边，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抛开作者写这封信的良好用意，我们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

第一，作者所说的民主“传统”是哪个“传统”？是所谓的古代城邦民主“传统”，还是近现代英-美代议制民主“传统”，抑或法国大革命民主“传统”？这一点至关重要。

¹ 安托万·当尚，“致中国朋友的一封信”，载《跨文化对话》，2008年8月，第23期，第4-5页。

第二，是否如作者所暗示的，法国“本有的”民主观与古代城邦民主一脉相承，并形成了“人文主义民主的传统”（因此法国大革命继承的其实就是古代民主“传统”），此后现代类型的美国式的“个人民主”则颠覆了这一“传统”。

第三，作者认为城邦民主表现为“顾及他人自由的有限自由”，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则主张“自由要以能够保证不侵害别人的自由为限度”，这看来确实是“一脉相承”。问题是，城邦民主概念下的“他人”和法国大革命民主概念下的“别人”是否一回事？换句话说，城邦民主的主体是谁，现代民主的主体又是谁？要知道，现代民主力求在平等的基础上享有自由，而城邦民主的自由则恐怕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从而，城邦民主的观念是法国“本有的”抑或能够继承的吗？

第四，自由要以能够保证不侵害别人的自由为限度，说得不错，并且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对自由的定义”。作者如果引述的是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4款，他似乎忘了大革命本身在多大程度上走向了这一《宣言》的反面。

第五，“权利的平等必须在尊重别人的自由和对人博爱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平等（即使是权利的平等），是否如作者所明示的，以自由、博爱二者为先决条件？问题在于，我们首先如何保障人们在尊重别人的自由之外，特别还具有博爱这一美德？

第六，美国的民主观于1968年（！）侵入到了法国，从此渐渐取代了法国的民主观，——这个提法真是匪夷所思。作者选择1968年这样一个年代断限，恐怕是指早在法国1968年刮起“五月风暴”之前，1964年美国伯克利大学校园里已先期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但如果因此把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运动作如上解释，则未免失之于简单。²

第七，美国的民主是否可以简单地称为个人民主？

第八，关于托克维尔“觉察到”“美国模式已把民主引向坏的方向发展，即把‘议会民主’改造为‘个人民主’”云云——在此“议会民主”与法国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民主传统”是何关系？难道说美国同时颠覆了古代城邦民主“传统”、近现代代议制民主“传统”，以及法国大革命民主“传统”？

……

² 关于1968年革命的精神实质，可参见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六十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三联书店2006年）一书所作的精彩论述。

……。

谈论“民主”这一话题并非易事；我们不是要对一篇书信体的文章小题大做，只是这短短的两段文字极其集中地带出了诸多问题，恰好可以作为本篇讨论“美国民主”问题的文章的一个引子。

1、“两种民主”之分—白璧德的选择

关于“两种民主”之分，存在各式各样的版本，比如“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或“直接投票式民主”与“宪政民主”），“贵族性的民主”与“反贵族性的民主”等等，不一而足，但各个版本的“两种民主”之间则均暗含有两相“对立”的意味。

“法国大革命之父”卢梭倾慕古代的民主制，并对近代的代议制深恶痛绝：“主权”是“不能代表的”，“只要是一个民族举出了自己的代表，他们就不再是自由的了”；而“在希腊人那里，凡是人民所需要做的事情，都由人民自己来做；……奴隶们在干他们的活儿；他们的大事只是自己的自由”，尽管这意味着奴隶制的存在，但也许“自由惟有依靠奴役才能维持”，况且“凡是自然界中根本就不存在的事物都会有其不便”！³ 卢梭对古代民主无限追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民主的亲历者却对这一制度评价极低，人们常常会因此认为柏、亚二氏乃是站在贵族/精英的立场来反对平等并仇视民主。然而，当我们看到“主权在民”的首倡者卢梭在高歌“人民”的自由与平等的同时，仅把奴隶制当作一种“不便”，就会突然意识到卢梭心目中的“人民”概念非常抽象，亦非常狭窄，其立场之“贵族”与“精英”，恐怕不比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稍逊，卢梭的信奉者们大多只是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就是“人民”罢了。——由此回到本文开头所引的当尚的书信，我们发觉，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主理念继承的恐怕并非古代城邦民主“传统”，而只是卢梭对古代城邦民主的想象而已。

与卢梭相反，法国大革命严厉的批判者柏克由衷肯定近代宪政制度，认为世间最完美的政治制度便是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他在《反思法国大革命》（1790）一书中多次饱含深情地阐述君主立宪制的好处

³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0-123页。

并在反复对比英法两国政体的“优劣”之后，进而向“邻居”法国人推荐英国宪法的“样板”；而与之相对应的法国大革命政权，在柏克看来，则“装作是一种纯粹的民主制”，但却很快直接走向了“有害的、可耻的寡头政治”，“因此完美的民主制”，柏克断言道：“就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⁴

卢梭与柏克所分别代表的直接民主制与宪政制之争，早在美国建国之初便有所体现。如白璧德所见，美国从一开始便具有了两种不同的政府观，一方是以华盛顿为人格代表的承载了“传统标准”的“宪政民主”，另一方则是以杰斐逊—杰克逊为人格代表的具有“平等主义”性质的“直接民主”，正如个人具有克制其“普通自我”的“更高自我”，国家也应具有某些代表“更高自我”的机构，对其“普通自我”，即“众意”形成约束，此即“宪政民主”与“直接民主”这两种政府观的对立之处。⁵白璧德进一步指出，这两种不同的政府观起源于不同的自由观，其一为柏克式的自由，另一则为卢梭式的自由，这“真假两种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早在共和国（指美国）建立之初便已展开。⁶

在白璧德这里，柏克式的自由（亦即英国式自由）与卢梭式的自由（亦即法国式自由）构成了优劣有别的二元对立。白璧德所说的这两种自由，借用甘阳的分类话语来说，正是“前民主时代”的“英国自由主义”与法国大革命以后（民主时代）“欧洲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亦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与“民主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对待民主制的态度成为两个时代两种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水岭，需知柏克仍是从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的立场来评判民主制的，而法国自由主义统系下的托克维尔则是首先“站在民主一边”来批判检讨民主的，因此后者对民主的批判与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批判有着本质差别。⁷

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虽然白璧德在自己的著述中一再以肯定的语气引述柏克，这并不意味着他便完全认同后者的政治制度选择。

英国人柏克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一年之后，自豪地向“邻居”法国人推荐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然而四十年后，法国人托克维尔经过慎重的考察与对比之后，却转而选择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近九十年之后，美国人白璧德面对英国与法国两种参照物，复进而选择了与英国式自由相联系的“宪政民主”。不过，

⁴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New York: Rinehart & Company, 1959, p. 113, p. 152, p. 306.

⁵ *Ibid.*, p. 312.

⁶ 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4, pp. 246-248.

⁷ 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二月号，第三十九期。

历史绝非在原地画了一个圆圈，“回到英国”只是表面现象。我们知道，托克维尔在亲身考察美国的民主制度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 and 普遍地到来”，“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⁸在他这里，“要不要民主”已经不复成其为问题，问题转而成为是要“民主的自由还是民主的暴政”，即如何“对民主加以引导”，⁹这其实已预告了此后白璧德的“两种民主”之分。正是在对待民主制的问题上，白璧德与柏克有着本质的不同。白璧德从未在根本上反对民主制，他反对的从来都是“不加限制的民主”，“直接民主”，或“平等主义的民主”，即与法国大革命政体相联系的民主制，但绝非民主制本身。其实，只要当我们注意到白璧德的《民主与领袖》(1924)一书所讨论的主题并非“要不要民主”，而是要“怎样的”民主（即在“宪政民主”或“直接民主”两个选项中作一取舍），便可看到白璧德与柏克的根本区别了。事实上，“民主”已成为白璧德不得不面对的“传统”，他可以对之加以批判，却不会主张将之连根拔除。一如柏克对君主立宪制的偏爱与英国的贵族传统密不可分，白璧德倾向于“宪政民主”亦与美国的民主传统紧密相关。当柏克说：“完美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白璧德却说：“宪政民主”或许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¹⁰——这两种判断真是相映成趣。白璧德不复像柏克那样站在民主的对立面对之展开批判，而是像托克维尔那样站在民主一方对之加以审视与检讨，也就是说，在对待民主制的问题上，白璧德没有站在柏克一方，而是与托克维尔站在了一起；这是此后瑞恩对待美国民主制的立场，也是我们对待民主制的立场。

2、当代美国“民主的危机”：瑞恩的批判

“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 and 普遍地到来”，在“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中，“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好像差不多达到了它的自然极限”¹¹，——美国的民主几乎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民主的样板，这也是托克维尔当年对美国及其民主制展开考察的原因。然而，如今美国民主自身已呈现出了巨大的危机

⁸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页，第8页。

⁹ 同上，第2页，第8—9页。

¹⁰ Irving Babbitt, *On Being Creative and Other Essay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2, p. 206.

¹¹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1页，第15页。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学者瑞恩 (Claes G. Ryn) 2003 年出版了《有德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帝国的诉求》¹²一书，专门讨论了现时代美国民主政治危机的根源、危害与对治之方。这部政治学著述甫一面世，便在美国国内激起了巨大的反响，至 2008 年已经出至第五版，并于该年出现了中文译本。¹³ 在美国，学术书籍往往只有一版的寿命，至多在精装本售罄之后改出平装本，然而《有德的美国》一书却在 5 年内连出 5 版，并始终以精装本印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学术类专著出版奇迹。美国诸多报刊杂志都对该书作了长篇正面介绍，包括英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周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The TLS*)亦立刻就该书刊出了整版高度赞扬的评论 (题为“A recipe for tyranny”, 2004 年 1 月)。该书同时还得到了高校教师、学者的青睐，成为包括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乔治城大学、威廉与玛丽学院，乔治梅森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以及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等著名高校相关专业的课堂用书。该书 (包括 2008 年面世的中译本) 并且在网络上也成为“热门”读物，这简直是学术类著作不敢梦想的际遇。

《有德的美国》一书的作者是谁？他的作品为何对当代 (特别是美国) 人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书作者克莱斯·瑞恩是美国传统保守主义阵营中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所长，还是《人文》杂志 (*Humanitas*) 这一“传统保守主义”阵营核心刊物的主编。他的学术背景可以直接追溯到白璧德，他的系列著作亦均与白璧德思想密切相关。除了这条一以贯之的线索，他的著作还有一个鲜明的印记，那便是对“新保守主义”的严厉批判。这个印记最初只是隐隐浮现，但此后伴随着美国政局的变化而不断加深，成为瑞恩政治学系列著述的又一标志。80 年前白璧德曾“站在民主一方”对美国民主展开了极为严厉的批判，如今在美国民主出现巨大危机的时刻，瑞恩带着对美国与西方世界之未来的深深忧虑，对“新保”的美国提出了最为尖锐的批评。正如该书作者为《现代》杂志 (*Modern Age*) 五十周年纪念刊所撰结语中所云：美国目前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病在受到了实用主义的过分侵染，

¹² Claes G. Ryn, *America the Virtuous: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and the Quest for Empir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¹³ [美] 克莱·G. 瑞恩 著，《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程农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3 月。本文引文参考了该译本译文。

他们只关心现实政治，却忽略了哲学与艺术等塑造人心的东西；自己作为政治学教授，当然不会轻视政治的重要性，但是人的心智以及人的想象力的塑造，日积月累之下才是确定社会基本走向的力量。¹⁴《有德的美国》一书之所以反响巨大，在于这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批评时政的著作，而更是一部探讨人性，并希望由此重新塑造美国特性的哲学与思想著作，其中关于人性的探讨乃是最根本的哲学问题，永远不会过时，关于美国特性的讨论则触及到了美国人的心灵，这才是该书一版再版的根本原因。

《有德的美国》一书在“前言”部分开宗明义，指出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剧烈冲突的时代，目前“流行的做法”是将之归咎为“文明的冲突”，然而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不会是各个传统文明之间的泛泛差异，而是来自于各文明内部的现代进程。¹⁵不过，作者并非意在以“新旧之争”来取代“文明的冲突”，正如他在此后文中所表明的：现代性——包括法国大革命本身——包含着对立的种种取向，其中有些潜在取向对于西方世界的重新振兴或许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还有一些潜在取向，诸如那些对雅各宾精神（Jacobin spirit）最有吸引力的取向，则表现出与西方古代取向断然的，并且往往是满怀憎恨的决裂；由此本书关注的焦点并非旧与新之间的紧张，而是现代世界里存续或毁灭人类文明古典遗产之理念与实践之间的紧张。¹⁶——与白璧德一样，瑞恩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在“新的情势下”“延续传统”，而保存传统就是“保存自己”。

美国的民主传统能够延续至今，在于其中始终有一条民主批判的伏线不绝如缕，这本身也已经成为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可以说始自托克维尔。关于美国民主的潜在危机，托克维尔曾作出如是诊断：“多数的无限权威”将导致“多数的暴政”，这乃是“美国共和政体”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关于“美国怎样削弱多数的暴政”，托克维尔指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美国的法学家精神”，这乃是“平衡民主的最强大力量”，或云“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最坚强堡垒”；至于什么是“美国的法学家精神”，这可以说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一个“灰色地带”：法学家的行业是唯一能与民主因素永久结合的

¹⁴ Claes Ryn,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Conservatism”, *Modern Age*, 2007, 50th anniversary issue, p. 539.

¹⁵ *America the Virtuous: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and the Quest for Empire (AV)*, p. 1.

¹⁶ *AV*, pp. 44–45.

贵族因素，他们乃是美国的贵族，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对抗民主的本能；法院是法学界对付民主的最醒目工具；法学家的精神适于中和平民政府的固有弊端，已经扩展到整个社会，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着社会。¹⁷——托克维尔所见出的美国民主的自我解蔽之方，其实便是作为民主制度之制衡、约束力量的“贵族”原则。

白璧德极少提及托克维尔的名字，然而其讨论美国民主的著述却无疑可视为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回响。事实上，他几乎全盘吸纳了托克维尔的诊断方案：直接、或不加限制的民主将导致自由的丧失，并最终产生某种形式的专制统治；¹⁸以为可以用代表了“公意”的“数量多数”来取代领袖，这只是一种有害的幻想，长远来看，评价某一民主政治必将依据其领袖的素质；人民主权如果缺乏制约同样会发展为一种新的专制，此类民主之恶只能通过某种形式的贵族原则来加以遏制¹⁹，而政府最终的制约核心是在司法部门、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那里，最高法院最重要的功能便是解释宪法，作为国家之更高自我或永恒自我的化身，与其它国家机构一道制约人民的冲动意志。²⁰

如今瑞恩所面对的美国现状是，传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崩离析，托克维尔当年所盛赞的“民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事实上，早在白璧德的时代，“新式教育”已与“旧式政治”的准则脱离联系——或者说进入现代以来，美国代代延续下来的“政教传统”发生了真正的断裂，由此培养出来的领袖的精神已不再适宜于宪政制民主，“联邦最高法院”亦由此失势、甚至遭到恶意攻击。²¹到瑞恩的时代，道德和文化标准更是整体衰落，美国代议体制和其他制度已经日渐丧失了那种贵族性、约束性和审议性的功能。²²现时代的美国出现了取代西方传统模式的一个“新选择”，那便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出现并持续至今的趋势：激烈反对西方传统文明的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20世纪下半叶，从这种广泛的敌视传统西方文明的潮流中，又衍生出一种美国特色的雅各宾主义。瑞恩指出，权力欲乃是人性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文明的核心目的便是规训此种欲望，不使其超越界限，然而目前在美国统治他人的欲望正在摆脱传统的约束，许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地考虑统治整个世界的可能性。对

¹⁷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287-291页，第298页，第302-311页。

¹⁸ Irving Babbitt, *On Being Creative and Other Essays*, p. 206.

¹⁹ 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p. 16, p. 61.

²⁰ *Ibid.*, p. 307.

²¹ *Ibid.*, p. 305, p. 307.

²² *AV*, p. 97.

权力的渴望很少会如此赤裸裸地表现自己，那些抱有如是愿望的人不仅要统治他人，而且还要在道德上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还想能够因为承担了如此重大的责任而得到人们的欢呼和赞美——权力意志总是把自己装扮成好意地关心他人，或无私地希望改善社会或世界。如今美国政府深受鼓吹全球重构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相信美国高于所有其他国家的责任和使命；美国就应该是人类道德和政治的领导人，是全世界善与恶的仲裁者，由此一个新的美国神话诞生了：美国成为一个“道德理想国”，或用这个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名词来说——一个“道德帝国”。

瑞恩看到，这个道德帝国的意识形态的推进者们正在用自己的原则来替换历史地延续下来的美国，正像它清除其他国家的过去一样。《有德的美国》一书要做的便是重新将美国理解为西方和美国历史的产物，正如美国宪法的缔造者们所希望的那个样子。²³

如瑞恩所见，所谓“美国革命”其实并非一场革命，宗教、教育、经济等各种习惯与制度基本上原封未动，即使在政治领域，“革命”前后的美国也存在着巨大的延续性。美国采用1787年宪法和法国大革命爆发在时间上的接近，往往会令人觉得它们是意识形态上类似的事件，但孕育出美国宪法的这种美国政治心智形成于法国大革命发生很久以前，它深深根植于旧的英国和欧洲文明里，其路数与法国雅各宾相去甚远。²⁴这其实与托克维尔当年道出的英、法革命之不同²⁵如出一辙，我们只消把托克维尔笔下的英国换成美国，就可当成瑞恩的文字来看了。

瑞恩指出，美国宪政在西方基督教文明里、特别是英国文化里有着深刻的根源，而新雅各宾民主至上论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割断其与旧传统的联系，并转移到非历史的启蒙理性提供的新基础之上。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政式民主与直接投票式、多数决定式民主是根本上不相容的两种民主模式，它们对人性与社会的理解也截然不同、甚或南辕北辙。瑞恩进而祖述白璧德以及托克维尔的论点云：宪政民主就是将贵族性的特质整合进民主政府，从而实现法律下的自由的一种努力。美国宪法制订者建立的制度实质上是一个有半贵族性的参议院于最高法院

²³ *AV*, pp. 2-3, pp. 8-9.

²⁴ *AV*, pp. 64-66.

²⁵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3-234页。

的选举性君主立宪制，只是名称有异而已。²⁶瑞恩至此干脆将民主二分为“贵族性的民主”与“反贵族性的民主”，²⁷尽管我们知道这里所谓的“贵族”指的乃是柏克-白璧德一脉的“自然贵族”，即德行与品格的贵族，但在美国（特别是已经雅各宾化的美国）断然作出这样的分际，仍是需要一定胆色的。事实上，在风高浪急的时刻有针对性地“重述”先哲的思想，本身便是一件需要足够的识力与胆气的事情。

不过，在当前仅“重述”前人的思想显然是不够的，重新提示“两种民主”之分并不能对治现下的民主危机。现在美国仍旧是宪政体制，然而这个白璧德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如今却问题百出。目前情势的复杂性在于，“美国共和政体”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或许并不仅仅是“多数的暴政”，或者直接民主导致的“专制统治”，而是宪政民主（或云“贵族的民主”）本身出现了问题，这才是当代美国民主所遭遇的难题。

事实上，目前在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庞大国家（如美国）实现直接民主的可能性应该说微乎其微。瑞恩沿着白璧德一脉对直接民主的批判绝非单纯落实在现实政治生活的层面，而更多的是沿着意识形态的层面展开。瑞恩注意到，就在民主的问题可能已经无比严重、甚至已经威胁到其生存的时候，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却偏偏在大力强调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以及民主政体所负有的使命，这种民主至上论（democratism）的言辞无非掩盖了民主运作日益由核心来指导这一事实；实际上，雅各宾主义吸引众多政治思想家和活动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隐晦却强烈的精英主义。虽然雅各宾党人总是声称为了人民的福祉，但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拥有美德和深刻的洞见，因此应该当仁不让地给人们指明方向，他们为日后一切以“人民”为旗号展开的政治运动开创了先例。²⁸民主至上论作为一种政治道德学说在卢梭那里得到了最清晰和最不妥协的表述，他的直接投票式统治的概念对各种打着“人民”旗号的人都具有强大的信号吸引力；民主至上论的道德高调作为权力意志正当化之最有力的手段，遮蔽又支撑着强烈的政治野心。²⁹看来，问题与其说是出在“民主至上论”这种意识形态本身，还不如说是在利用这一论调为自己的权力意志服务的宪政民主领导人那里。

²⁶ *AV*, pp. 49-50, p. 63.

²⁷ *AV*, p. 59.

²⁸ *AV*, p. 16, p. 20.

²⁹ *AV*, p. 75, p. 112.

三、“有德的美国”与施特劳斯派

今天的美国正受着何等样人的领导？当前美国政局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诸多“新保”分子占据要津，主持着美国政府诸多重要决策以及行政部门。瑞恩为我们开列了一份不可不谓惊人的长名单，这个群体的成员此前是那些最接近传教士式的狂热气质和最爱唱道德高调的美国“自由主义者”（注意“传统保守主义者”瑞恩一向都是毫不含糊地与美国“自由主义者”划清界限的！），如今他们或者以公共知识分子而著称，或者作为政府官员而知名，总之都是最热烈地鼓吹美国在全球进攻性地推进民主的狂热分子。新雅各宾的趋向竟然在自称“保守主义者”的人们中间如此显著，瑞恩不禁感叹“美国右翼之缺少理论的辨析，由此可见一斑”。³⁰

“新保”分子当中不乏雅各宾主义的倡导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就等同于新雅各宾主义。需知“新保”人群并非一个紧密的联合，所涉及的思想庞杂多样，这样一个复杂的组合很难与新雅各宾简单地划等号。不过，美国的“新保”阵营中有一个深为新雅各宾观点所吸引的特殊群体，那便是一批深受（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或其弟子乃至再传弟子（诸如艾伦·布鲁姆，瓦尔特·伯恩斯，马丁·戴蒙德，哈里·雅法和哈维·曼斯菲尔德等等）影响的大学教授与学者。瑞恩指出，许多学生和读者对施特劳斯及其弟子观点的解读与运用，当然不能全部由施特劳斯来负责；不过，在施特劳斯反历史的、抽象的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概念与新雅各宾对普世原则的喜好之间，仍然可以看出清晰的联系。这一学派影响巨大：在20世纪下半叶，像布鲁姆这样的施特劳斯式教授人数日益增多，他们把自己的理念传给了数以千计的学生，其中相当多的人最终进入了高校、思想界、新闻界和政界，地位显赫而影响显著。³¹

大学本应是维系国之根本——传统文明——的要塞，人文主义、传统主义甚至保守主义之渊藪，然而这些新雅各宾式的教授们现在却把学生引向了大学精神的反面。瑞恩指出，新雅各宾们捍卫的西方文明其实是启蒙的、现代的西方；布鲁姆的畅销书《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被普遍认为是对传统西方文明的辩护，

³⁰ *AV*, pp. 27-28.

³¹ *AV*, p. 29, pp. 31-32.

但只要阅读时足够小心，就能看出他为之悲叹的那一心灵恰是抛弃了旧欧洲的启蒙的心灵。³²瑞恩特别指出，许多非西方国家所鄙视和抵制的“西方影响”，并非传统的西方文明，而只是新雅各宾分子倡导的那种现代西方，它实际上只是整个西方文明中很小而又相对晚近的一部分，主要是随着法国大革命在政治上显赫，并在18世纪启蒙运动及其先驱中亦有渊源的那一部分。然而，激烈反对西方传统文明的新雅各宾们成功地将自己装扮成了美国的捍卫者，他们笃信“道德价值”，赞同主流的进步主义观点，从而其反传统的因素被或多或少地掩盖起来，或者说他们要维护的“传统”实际上便是法国大革命的反传统主义这一“传统”——从而他们便获得了站在“传统”一边的面目。这些人因此得以在高校、政界发挥重大作用，实际上比那些公然要颠覆美国社会的声音更为隐蔽也更为危险。³³

说到“道德价值”，谁将是这一价值的评判者与捍卫者？那自然是“有德”之人。卢梭的政治道德是法国雅各宾派的灵感来源，他们自称为“有德者”（les vertueux）；现在，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们也开始对复活“美德”表现出极大兴趣。³⁴ 瑞恩嗅出了二者之间相似的味道，毫不犹豫地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那些在美国“有德”兼“在位”的人们，——《有德的美国》这一标题本身便是一则辛辣的讽刺。可悲的是，美国曾经确乎是“有德的”，然而，现在美国的宪政和一般的生活却随着“共和美德”的消失而深受损害。传统西方道德的核心是当下具体而特定的切身责任，但现在已经被据称是更为优越的对遥远、抽象目标的关切所取代。前文法国人当尚举出的“博爱”这一美德，正是雅各宾派推崇的美德新概念。新道德重在同情广大的人民，而不是身边的个体，当想象力转向非人格的集体，近在咫尺的个体需要便受到了冷落。问题是，我们是在各种体现道德品质的行为中展示我们的人性品质的，而这些行为主要只能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关系里发生，——这正是所谓“人伦日用”的道理。然而，人们现在却普遍相信一个人只有一心按照所谓善意的政治规划来安排他人的生活，才能证明自己之“有德”。雅各宾派追随卢梭，极力强调美德的重要，不过，与着重品质培养的旧美德不同，新美德概念的重点不是控制自我，而是控制他人，从而他

³² *AV*, p. 23, p. 118.

³³ *AV*, p. 23, p. 26, pp. 34-35.

³⁴ *AV*, p. 29, p. 74.

们在呼唤美德的同时，彻底改变了美德的含义。³⁵

随着美国宪政道德的衰微，民主式专制大踏步前进而且变得更加强硬：在卢梭思想中还蛰伏着的那个观念——新道德必须横扫世界并形成单一的整体——对新雅各宾来说已经是核心理念了。瑞恩注意到，新雅各宾派当中已经开始有人宣扬“全球性社会契约”和全世界范围内的“道德共同体”，瑞恩就这一言论发出了一个相当冷峻的评价：“看来那些希望留在所谓的全球性社会契约之外的民族一定会被强迫自由的”。911事件恰恰为新雅各宾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利用美国人正当的义愤推销其观点，强调他们代表了美德，负有在全世界击败邪恶的使命——新雅各宾们自以为是政治美德的典范，这再次暴露了他们是卢梭和老雅各宾派的后裔。³⁶

新老雅各宾派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那便是相信好的社会与政治秩序的源泉乃是非历史的、抽象的思考，由此他们对传统都抱有强烈的偏见。新雅各宾似乎对“古典”思想家还存有敬意，那是因为这些思想家们往往被解释成在根本方面符合他们的思想倾向。新雅各宾们暗示某些古典思想家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支持，但他们实际上非常有偏向地引用这些思想家的话，将其思想与历史情景剥离开，并把这些思想家解释成启蒙思想以及他们自己思想的前驱。³⁷

那些鼓吹一个道德和全球民主的人们，总是将其政治偏好追溯到古典著作或历史人物上去；悄无声息地颠覆西方传统的一个方法就是吹捧宪法和开国元勋们，但重新解释他们所代表的内容。他们偏爱的“美国缔造者”是托马斯·杰斐逊，不过他们引用的不是那个捍卫州的主权的那个杰斐逊，而是一直吸引着美国左派的那个杰斐逊，因为杰斐逊起草了《独立宣言》，他们就对这一文件作最激进的解释。《独立宣言》是以保持现状反对改变为名义的抗议，因而是反对革命的，当时大多数美国的精英人物都积极肯定英国传统，根本不是要起义反对这一传统，可是哈里·雅法却将“美国革命”解释成“改写人类历史的最伟大的努力”，“建立这个世界闻所未闻之自由制度的最激进的尝试”，从而美国的政治与社会建制就是要与西方的过去彻底决裂。³⁸——在雅法身上，施特劳斯主义（Straussianism）与新雅各宾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实现了三位一体。瑞恩对

³⁵ *AV*, pp. 17–18, pp. 57–58, p. 75, p. 119.

³⁶ *AV*, p. 111, p. 178, p. 181.

³⁷ *AV*, p. 45, pp. 49–50.

³⁸ *AV*, pp. 113–115.

新雅各宾的批判——新雅各宾们暗示某些古典思想家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支持，但他们实际上非常有偏向地引用这些思想家的话，将其思想与历史情景剥离开，并把这些思想家解释成他们自己思想与启蒙思想的先驱——内心指向的恐怕就是“施特劳斯派”这个特定的派别。

这个派别所拥护的政治“正当”性概念很难与宪政类型的民主政府相协调；拥抱这一概念的民主政府所采取的对外政策之最醒目的特征就是宣称拥有普遍、唯一的真理。布鲁姆说得很清楚：他所谓的“美国工程”不仅仅是为美国人的，“我们美国人在把政治当正经事的时候，想的就是我们的自由与平等原则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权利是理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显然是雅各宾式的调子。³⁹

就思想序列而言，这个派别与卢梭血脉相连。至少从施特劳斯的名作《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来看，他本人更倾向于站在卢梭一边，而与柏克的精神相对立。实际上，《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就是在拥抱卢梭式的“自然权利”，斥拒柏克意义上的“历史”。当然，在该书“现代自然权利论的危机”部分，作者将卢梭与柏克作为两大代表“一视同仁”地进行了批判。施特劳斯根据“古典时代”斥拒的“自然权利理论”类型，即“平等主义的自然权利论”（egalitarian natural right），指出“自然的自由和自然的平等是相互不能分离的”，认为这清楚地解答了关于“奴隶制”等问题的疑问，此前我们曾见到卢梭对奴隶制的极为“精英”的立场，施特劳斯这一“平等主义”的态度自可视为对卢梭的否定。不仅如此，施特劳斯甚至从根本上批判了卢梭的契约论：“只要自然还被视作准绳，契约论——不管它是基于平等重要的还是非平等主义的前提——就必定包含了对公民社会的贬抑”，因为这意味着“公民社会不是自然的而是习俗性的”。⁴⁰这一批判不可不谓极具“颠覆性”，不过，他对卢梭的批判仍是“同情地批判”，对柏克的批判才是“不同情地批判”，立场截然不同。我们之所以称前者为“同情的”，在于他并非根本反对卢梭的路数，而只是沿着这一路数比卢梭走得更远而已。比如，事关“所有权”问题，卢梭尚且承认“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⁴¹施特劳斯却声称“正义与一般所认为的私有权”是“不相容的”（！），⁴²从而其“革命性”就连“革命老祖”本人也万难企及。

³⁹ AV, p. 90, pp. 123-124.

⁴⁰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 118-119. 本文引文采用了彭刚的译文，以下同。见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

⁴¹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7页译注。

⁴²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147.

施特劳斯对“自然权利”的执著，乃是最为鲜明的雅各宾标记。以施特劳斯思想之精深博大，向来评说各异，但瑞恩作为白璧德-柏克一脉的精神后裔，依赖“祖传心法”，偏能去芜存真，一眼便认出了施特劳斯派与雅各宾派共享的家族标记。

在雅各宾大家族中，施特劳斯派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们相信只有少数复杂的心灵才能真正理解和敢于直面政治的真理，而他们自己便是卓有洞见的那一小部分人，从而比其他知识分子都优越，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施特劳斯主义不仅对新雅各宾主义的意识形态贡献颇大，而且还极大地促成了后者宗派式的思想与活动方式。这一派的哲学家们公开或表面声称的所信奉的内容，不过是他们面向大众的“俗讲”，他们的真正的思想只是及其隐晦地透露出来，在别的哲学家看来显然是思想混乱的观点，他们宁愿看成是反映了完全超出庸众理解能力的近乎非凡的哲学复杂感。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他们不惮借助掩饰与各种权谋接近统治者，从而左右其意志，使其成为自己的工具。年深日久，他们当初蓄意编造的谎言与内心真正的信念逐渐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终于养成了一种既明显又隐晦的阴谋论的心态，在瑞恩看来，当他们热情鼓吹平等之时，实质可能只是想要清除其攫取权力的障碍罢了。⁴³

施特劳斯说：“人性的完全实现并不在于公民社会中某种消极的成员身份，而是在于受到政治家、立法者或创建者的恰当指导的活动中。对于完善一个共同体的郑重关切，比之对于完善一个个体的郑重关切，需要一种更高的德性”。⁴⁴若非此前已见到一个“平等主义”的施特劳斯，还以为说话者是哪个“祖述”托克维尔、强调“法学精神”这一“贵族原则”的美国思想家呢。当然，世俗意义上的“法学家”群体和与神意相通的那个“立法者”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根据“自然”坐而为一个公民社会创立基本律法，并依据这一预先设计好的政治蓝图建立一个“道德理想国”，一定“需要一种更高的德性”。

托克维尔曾说：“人们研究法国革命史就会看到，大革命正是本着卷帙浩繁的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进行的：即本着对普遍理论，对完整的立法体系”的“同一爱好”，“对现存事物的同样蔑视”，“对理论的同样信任”，然而，“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

⁴³ *AV*, pp. 32-33, p. 155.

⁴⁴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133.

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庞大的革命”。⁴⁵此前我们曾看到施特劳斯对契约论的批判，其根据是：“在《理想国》中，哲学家服从于城邦的义务不是来自于任何契约。道理很显然。《理想国》中的城邦是最好不过的城邦，是合于自然的城邦。”⁴⁶对现实世界的蔑视与批判，竟然以柏拉图之“天上”的“理想国”为依据，岂能不出问题乎哉？

美国现在的情势或许比法国大革命前期还要危险，因为不是作家们，而恰恰是政治家们对普遍性-抽象逻辑大为着迷，这一倾向本身便足以骇人了。我们不禁要问，美国的民主——这一全球民主的样板——将走向何方？

四、民主如何结局？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八卷依次讨论了四种“较差的”（即相对于“理想的”）政治制度，这几种制度依据正义与道德的标准呈“降幂”排列，它们依次出现的顺序（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治制-僭主政制）直接暗示了这几种制度前后相继的逻辑关系。此后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柏克或托克维尔，都曾深入论述民主制与极权制的辩证关系，“由民主而暴政”的路线似乎已成为必然逻辑。“物极必反”，“僭主政治或许只能从民主政治发展而来”，这一相当“古典”的恐惧已经牢牢植根于西方传统型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目前美国的民主社会正处于“盛极而衰”的危急关头，民主如何结局已经成了最为紧要的题目。

某些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将西方民主社会在 20 世纪的衰落归咎于“群众的反叛”，瑞恩表示对此难以苟同。他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搞错了方向：西方的精英才是那些必须负主要责任的人。政治家们全力迎合大众的口味、推动投票式民主，这并非来自基层群众的无情压力，而是那些宣称“人民”有智慧或有权利统治的精英们有为之的结果：他们呼喊将权力赋予人民，权力最终却落到了自己的手中。⁴⁷在实践中，一人一票的公民投票论（plebiscitarianism）导致了群众在政治上的被动与盲从，同时，在大量“媒体精英”以及“媒体式学者”制造的官方舆论的持续操纵下，民众可想而知地困在权力精英们规定好的

⁴⁵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182 页。

⁴⁶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119.

⁴⁷ *AV*, p. 158.

政治表达的范围内，巨大的权力由此聚集到了中央集权的政府和全国性媒体那里。⁴⁸西方社会通过政府、大众媒体、教育和娱乐，将一种道德-政治-文化正统信条传播、灌输给大众，从而实现了对大众的驯服和对思想的控制。⁴⁹

“大众的驯服”能够实现，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当美国和西方世界面临严重的道德与社会问题的时候，新雅各宾主义却要美国承担全球性的道德使命，这个关于道德帝国的神话显然具有乌托邦的色彩；⁵⁰如今西方世界在道德、思想和美学上已经贫乏和走入歧途，对乌托邦的抵抗力已经严重破坏，人们需要一种总体上的文化想象，而新神话的出现恰可弥补他们的想象真空。面对这一危险的趋势，瑞恩提出了一个并不新颖、但却可能唯一有效的对治之方：那便是一反民主至上论的论调，重新肯定古代的道德传统，并重新发现切近的、即刻的和具体的各种责任。⁵¹

重振古代的道德传统，绝非不当紧的老生常谈。瑞恩指出，“美国宪法中最不重要的部分就是宪法文本本身”，比之更加重要的就是所谓的未成文的宪法（the unwritten constitution），即所有那些宗教、道德、思想、美学习惯和态度，一直以来是这些东西确保着美国的社会与政治秩序，没有它们，宪法文件的内容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宪法也不能成功地付诸实施。⁵²令人满意的深广的美国的复兴，必须来自根植于历史的美国民族的特性本身，来自美国所属的那个更大的文明，这转而要求先进的伦理、思想、美学和政治的创造力与领导者。如果领导人不知谦恭、自制，这本身便是暴政的源泉。宪政政府如果没有宪政式人格以及不成文宪法中所有那些滋养此种人格的条件，便不可能长期生存。⁵³——

“长远来看，评价某一民主政治必将依据其领袖的素质”，80余年前白璧德提出的“民主”与“领袖”的关系言犹在耳，或许已经点出了今日民主政治所面临问题的症结所在，瑞恩的思想恰是白璧德政治思想在当代的回声。《有德的美国》是瑞恩系列批判性著述的集大成之作，也可以看作是白璧德民主批判名著《民主与领袖》的当代版，这部末世民主时代的力挽狂澜之作，日后一定会跻身于政治学传世名著之列。

我们已经一路跟随瑞恩的思绪来到了该书的末尾。至此全书力道积蓄已足，

⁴⁸ *AV*, pp. 98-99.

⁴⁹ *AV*, pp. 108-109.

⁵⁰ *AV*, pp. 195-196.

⁵¹ *AV*, p. 187.

⁵² *AV*, p. 172.

⁵³ *AV*, p. 200.

是该“卒章明义”的时候了。瑞恩在书末大声疾呼：现在，必须形成新的精英，取代现有的精英。⁵⁴不过，只循政治途径解决这个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通常我们所理解的政治不过表征着人们对自己、对这个世界及自己生活中各种可能性的想象，任何对现行趋势真正与持久的改变都必须从改变西方的总体文化开始，因为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使社会生活趋于权力集中和同质化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政府，而是总体文化的权力集中：“谁塑造心灵与想象，谁就能塑造未来”。⁵⁵——瑞恩“毫不含糊地”发出这一呼吁的时刻（2003年），正是“现有的精英”权柄在握的时刻，也是他们将知、行打成两厥，躬行显白/隐晦之教的时刻。美国而有瑞恩，是美国之幸。事实上，瑞恩已经用自己的行为表明：真正能挽救美国宪政的，正是美国自身的传统。

就在本文刚刚完成之际，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世事难料，本来以为瑞恩的忧虑将是“千岁之忧”，孰料“以新精英取代现有精英”的呼声话音未落，奥巴马这匹黑马已经一跃登台，——美国神话“又日新”起来，不日这位新总统便将带领新内阁成员入主白宫，“新精英取代现有精英”转眼成为现实。奇妙的是在“新保守的”或云“假保守的”老大党下台之后，倒是这个据说代表了“进步时期”自由理念的民主党代行了“保守”的职责：试看奥巴马新内阁成员名单，其中竟然有2/5的人士具有法律背景，他们大多毕业于法学院、持有法学文凭，或曾担任律师，纵横法律界多年，这些人不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国的贵族”、“法学家”群体吗？新内阁阵容之整齐，令人称奇：与前任内阁充斥了超级富豪的豪华阵容相比，新内阁成员的背景单纯得难能可贵；此前新保分子们“悄无声息”地颠覆着西方的传统，现在法学家们“悄无声息”地一齐回到了领袖的位置。美利坚这个民族似乎具有神奇的“自新”力量，她的传统（让我们回顾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的那个问题：所谓的“传统”是哪个“传统”？）再次在危急关头挽救了自己。——这才是我们说美国神话“又日新”的所指。

并非每个民族在每次危急关头都能如此幸运，这简直要让人怀疑美国的“例外论”果然有其道理。回望中国，我们的民族是否也能如此幸运？

我们被反复告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放眼世界，却发现反倒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我们该如何“维新”自身的传统——中国这艘巨轮的“压舱物”？

⁵⁴ *AV*, p. 201.

⁵⁵ *AV*, p. 197, pp. 201-202.

长路漫漫，何去何从？

愿美国成为中国的一面镜子：君子自强不息，则剥极而复，游魂为变，或在须臾之间。